

YU GUA DAO CHOU MAO JIAO DAO SHOU

更的的 / 著



鱼挂到臭 猫叫到瘦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

鱼挂到臭 猫叫到瘦

更的的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鱼挂到臭 猫叫到瘦/更的的著. —北京: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5000-8854-7

I. ①鱼… II. ①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05878号

策 划 人: 郭银星

责任编辑: 李玉莲

装帧设计: 博越图文·程然

责任印制: 张新民

出版发行: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

邮政编码: 100037

电 话: 010-88390636

网 址: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: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 26.5

字 数: 32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6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0-8854-7

定 价: 39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出版社联系)

YU
GUA DAO CHOU
MAO
JIAO DAO SHOU



目录

001

一

高天滚滚寒流急，大地微微暖气吹。那雨已经自行其是淅沥沥地下了七八天，稻子已经割完，小麦还未出苗，油菜尚未栽下，满天世界就是白亮寥廓，四处看去都是极其雾蒙蒙的烦人，而且萧瑟。

038

二

丁大成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。丁大成天生长了一头卷发，从小就给人叫做卷毛、小毛头、卷毛头、阿毛头或者丁卷毛，后来就统一缩略为阿毛。

055

三

第三天傍晚，雨觉得再落下去没意思，停了。鸡知道天好了，在场院上抖擞精神，不大愿意上宿；麻雀也觉得天好了，在竹梢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叫得比较兴奋。阿毛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从窗框洞里看到了天上隐隐有几颗星。空气里已经没有了雨意。

075

四

天还朦胧着，刚刚有些发白的意思。阿毛起来去尿窖大便，阿毛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尿窖大便。昨天打了粪，尿窖里的水不多，阿毛拉屎拉得比较放松。如果水多，拉屎的时候就要当心粪水溅到屁股上，要掌握住自由落体的加速度，要适当地压水花。

098
五

队里的分配方案没有通过，公社里说，三金没有留足，留得太少了，最多每工只能三毛八。宝田就重新做方案，反正田里出来就只有这么点东西，不是碗里的倒到锅里，就是锅里的盛到碗里。三下五去二，六上一去五进一，任凭你算盘打得熟，也没有什么天法。

116
六

胜林忽然死了。

竹窝里的贫协代表虞胜林已经不见几天了，胜林的痢痢弟弟胜富和他的瘸子姆妈四处找遍了，附近亲戚家也都派人去打听了。忽然有人从茅草缝里隐约看见，九亩沟塘心里晒虾墩的楝树上挂着一人。

135
七

原定二十天的工程，拖拖拉拉二十几天才完工。开工十天就下了一场雪，那雪不紧不慢下得很从容。下雪的时候，大坝的模样已经显出来了。等到雪停了，雪也化完了。西北风一吹，晚上就冻上了。然后就是晚上冻、白天化。冻土白天一化特别粘脚，要挑担爬坡就比较难了，于是在鞋底绑上稻草，在台阶上撒上碧糠。

157
八

阿毛醒来才想到，今天是元旦。不由乱七八糟吟了几句以示庆祝：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；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。1975年的第一天，倒有半天白白睡过去了。

187
九

公社来令，又要上河工了，这次是挖一条上规模的排水沟。

除了少数几个土墩，胥河公社的田大都是圩田，圩田地势低，四周都要建高高的圩埂围住。所以胥河公社的田不大担心干旱，倒是年年怕被水淹。因了地势低，所以胥河公社的田是不适宜种麦子的，水排不出去或者很难排出去。

211
十

2月3日，农历腊月二十三日。送灶。

几天来一直是晴天，气温连续攀高，在麦田里干活，中午阿毛就在汗背心外套了一件工作服。万物生长靠太阳，太阳好，眼看着小麦、油菜都在蓬勃生长。连着几天歇夜以后，阿毛给塘心八分田自留地的油菜松土，把屎窖里的粪全部浇在自留地上，粪很淡，基本和水差不多，一个人是没有多少肥料产出的。

256
十一

年初十一，公社干部都上班了。公社干部上班做甚么呢，只有公社干部知道。不过，年初十一这一天下午他们来到了竹窝里。公社书记虞老头子带队，还有袁主任，公社的团委书记和公社的特派员老杨。老杨是礼野县公安派驻胥河公社的，当然主要是做公安的事情，不经常在胥河，乡下城里两头跑。

298
十二

惊蛰。倾天大雨，雷声隆隆，阳气渐生，万物复苏。昏天黑地，阿毛在恍恍惚惚中回到竹窝里，换下浸透了水的外衣长裤和鞋袜，连汤带水煮了几块奶奶给准备的糖年糕吃了。

328

十三

天气是真的春天了，燕子回来了，知识青年也像候鸟一样飞回来了。回到父母身边，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像熊躲到窝里冬眠了一阵又回来了。

365

十四

立夏，开秧门了。土地庙旁边竹林里的金银花也盛开了，一大簇一大簇地开得轰轰烈烈不由分说。雪白的花，过几天就金黄了。

397

十五

出梅了，雨没了。天就轰轰烈烈地暴热了，骄阳似火赤日炎炎的夏天正式登场了。

河心知青记（代跋） / 413

高天滚滚寒流急，大地微微暖气吹。那雨已经自行其是淅淅沥沥地下了七八天，稻子已经割完，小麦还未出苗，油菜尚未栽下，满天世界就是白亮寥廓，四处看去都是极其雾蒙蒙的烦人，而且萧瑟。

远方的五霞山是全然不见，周围的几个村子成了含糊的一团影子，杨树窝村口的大杨树上半截淡化为一抹水汽。收割的稻子还伏在田里，收回的稻子在稻场上码成堆，把手伸进去试探，有一些稍稍发热，要烂稻场了。

西面有声音叽叽喳喳响起，四五个人影远远地逶迤而来，那是从岱埠卖菜回来的女子吧，几把红褐色的雨伞倒给这黯淡风景添了几分颜色。女子们高高地走在洋车沟上，氤氲中叽叽喳喳的声音送得比较的清脆水灵。

阿毛从早开始就在麦田里理水，已经两个多钟头了。麦田不能积水，虽然纵横交错挖了很深的沟，只要有泥块不慎掉进去，水还是淌不出去。水出不去，麦种就烂掉了。南方麦子产量不高，但是终归是粮食，夏天还是要靠麦子混几天的。而且麦秸是好柴火，力道足。

听见干涩咳嗽声，大嘴陈家老四在细雨中飘飘忽忽走来，

穿着一件蓝色半透明的塑胶雨衣，扣子眼都扯豁了，肩胛处、胳膊肘破了，用伤湿止痛膏橡皮胶布粘着。

陈家老四天不亮就起来了。陈家老四天不亮起来用虾笼装鱼，在出水口蹲了好半天了。

阿毛问陈家老四，有鱼吗。老四说，有个屁。陈家老四把虾笼递过来，阿毛弯腰看了看，虾笼里有几条躄鲈和几条小鲫鱼，小鲫鱼的嘴还在一张一合，还有一条小鲢胖头鱼苗，浑身裹着水草，看起来大约不满半斤。阿毛说，尻，这点小鱼怎么吃？老四说，拿咸菜炒炒。

陈家老四望了望天：“这雨还是不会歇，烂稻场。作了孽了。”陈家老四又使劲咳了几声，从口袋里拿出了皱皱的“勇士”香烟，抠了一根给阿毛，自己也衔了一根，转过身把雨衣拉起来遮着风，用洋火点着了火。

阿毛和陈家老四对着了烟，抽了一口，那烟返潮，湿湿软软的，有一点霉味，还沾了点鱼腥味。

陈家老四的脸是日见憔悴了。陈家是从湖北过来的移民，天上九头鸟，地上湖北佬，这句话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陈家移民来到了礼野县胥河公社，总是不太合群，原住民也有点欺生，砍陌生鸡。兄弟五人没有办法，离群索居在陈家小村，自成一格。

陈家老大和老五不耐饿，在那几年稍微一饿就饿死了。陈家老二、老三、老四生命力坚强，饿得腿都肿了，竟然没有饿死。

陈家老二、老三在大饥饿前已经成了家，都是娶的湖北女子。一俟饥饿过去，盼到有饭吃了，又接着继续生儿育女，陈家老二前后生了两男一女，陈家老三一共生了两女一男。

陈家老四尚没有成家，没有成家就是挂屌汉。挂屌汉，竹窝里的人都这么称呼单身孤鳏男人。一个男人，屌没处可去，

只好整天挂着，所以是挂扁汉，很形象的。

陈家老四个子孓小，生得有点异相。陈家老四的嘴异乎寻常的大，几乎生到了耳朵下，把一颗脑袋割成了两半。陈家老四可以把自己的拳头塞到嘴里，还能含含糊糊说话，说明他的舌头还有活动的余地。所以方圆三里都知道竹窝里的大嘴，大家都喊他大嘴，他答应。大嘴当然也有一个尊姓大名，但是除了分红名册上，没有人知道，只知道这人就叫大嘴。

大嘴的扁长期挂着，阴阳不怎么调和，偶尔摸一回亲家母，也是贼头贼脑心急慌忙，阴阳还是比较不调和，甚至很不调和。

摸亲家母是竹窝里村人民最喜闻乐见的业余文体活动，就是偷情。摸亲家母图的是两情相悦，大嘴的尊容不讨人喜欢，谁愿意被一张脸分成两半的人摸一摸呢？

看来大嘴床上功夫也比较平常，所以大嘴摸亲家母多了一些经济上的考量，这是很为竹窝里广大群众不齿的：扁，这不算本事。

大嘴的经济情况也极其一般，所以就难得尝到肉味，大嘴摸不到亲家母或者难得摸到亲家母。大嘴终日寻寻觅觅、愁容满面，看起来就凄风苦雨，一张脸仿佛灾难深重的旧社会了。

大嘴抽了几口烟，弯腰曲背地走了。陈家小村在竹窝里村的东南，大嘴的蓝色雨衣慢慢融入了秋雨中，转了几个弯，模糊在竹林里，淡化了。

洋车电灌站建在王家渡。洋车沟横贯胥河公社，笔直地一直伸到刘村。下雨，洋车沟上不泥泞，不滑。几个女子在洋车沟上走了一段，就转弯下来了，再要沿着洋车沟往东就到刘村大队，那就越来越远了，成语叫做南辕北辙。

洋车沟上的几个女子走得近了，原来是几个同学，女知青。三个是栗树窝的，两个是杨树窝的。

栗树窝的是唐娟娟、何净、张小婷；杨树窝的是姐妹俩，姐姐蒋芳萍，妹妹蒋芝萍，她们家姐妹仨，还有一个老三蒋小萍。蒋小萍是随全家下放的，现在还在公社农中读高中，今天不是星期天，所以老三这次没出场。

大家看见了，纷纷打了招呼。阿毛和她们都是一个学校的，蒋芳萍和他是同班，后来“文革”的时候还是同一个红卫兵造反兵团的，一个战壕里战斗了两年，抬头望见北斗星，心中想念毛泽东，同志加战友，很熟的。

她们今天是上街买菜去了，蒋芳萍挽着个菜篮，里面除了一块大约两斤的坐臀肉，还有一些别的内容，阿毛好像看到有黄芽菜、茭瓜、四季豆、豆腐什么的。

蒋芝萍说，阿毛在理水啊。阿毛回答，理水。阿毛又说：“又要改善伙食，真幸福。”蒋芳萍笑着说：“你来吃饭啊。我爸爸还说呢，阿毛怎么不见了，回城休息了吧。”阿毛说：“不了，等忙完了吧。”妹妹蒋芝萍取笑说，当了队长了，请不动了。

一行人说着就从阿毛身边鱼贯而过，蒋芝萍说：“老远就知道是你，果然没猜错。”阿毛穿了一件军用雨衣，全公社也就这一件，也许礼野县方圆几个公社也就这一件，很显眼的。

五个女生踩着泥水，东踩西踩地走过去了。阿毛看见唐娟娟今天穿了一件劳动卡上海衫，一条黑快巴裤子，上海衫的领口里露出小方领碎花衬衣，裤脚塞在高帮胶鞋里面。何净和张小婷穿着洗得发白的春秋衫，裤子上都打了大补丁。

何净以前是学校的长跑运动员，人长得高挑，一米六八，市运动会3000米跑纪录保持者。所以何净不显胖，长宽比例适当；张小婷就比较粗壮蛮黑，有些飒爽英姿，有些铁姑娘的意思；蒋芳萍不高不矮，一张银盆圆脸，白白的富态，粉色塑胶丝梳了两条短辫，穿了一件自制的女式军服，也洗得发白了，

腰身收得很苗条，显得很青春。

蒋芳萍的普通话说得好，歌也唱得好，喜欢唱桂花儿生在桂石崖哎，桂花要等贵人来哎。蒋芳萍普通话好，在“文革”中不知道带头喊了多少口号，很多人在她的口号声中被打倒。蒋芳萍后来不喊口号了，批判的武器让位于武器的批判，就放枪，枪放得好不好就没人知道了。

五个人的脸都躲在雨伞下，眉眼不是很清楚，天光透过雨伞，照得每个人都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。蒋芝萍走在最后，回过头来说：“丁队长有空来遣啊。”遣是当地方言，玩，白相的意思。有些类似古汉语，如消遣、排遣。蒋芝萍回头说话的时候把伞仰在身后，阿毛看见她笑靥如花，腰身拧得很好看。

阿毛撑着挖锹，看着她们，眼睛定在了唐娟娟的身上。唐娟娟长得比较高，一米六五的样子，腿长，背影非常活泼，腰肢颤巍巍的，胯部摆得圆润，一个屁股尤其神采飞扬，像一个雨中挂着水滴的果子。

唐娟娟的屁股是非常著名的，刚下放没几个月，也是上街，唐娟娟大概实在内急了，于是就在洋车沟里方便。洋车沟虽然挡住了前后，但是挡不住两边，不慎有些走光，远远地给胥河公社的贫下中农观察到了，一时给口耳相传得烟火拔天、世界第一。

“光盆般大，肉肥肥的，点把点白啊！”胥河人民如此宣传评说。

光盆就是搪瓷洗脸盆。点把点的意思有两种：一种是很少的一点点，一种是绝非一点点，看当时语气而定。这里说的点把点白就是白得要命的意思。

杨树窝和栗树窝两个生产队都在竹窝里北面，竹窝里、栗树窝、杨树窝三个村子由南向北几乎排成一线。再往北就是前庄，再继续北上就是胥河公社所在地清平桥了。阿毛看着她们

绕过竹窝里村头的土地庙遗址，看不见了。阿毛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那空气中好像有些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。

阿毛抬起左手看了看表，表是30元一块的“钟山”牌，半钢防震，快十一点了。早晨是七点多上工的，吃了两碗山芋煮稀饭，阿毛的肚子饿了。阿毛喊了一声，歇盼，吃点心！

这是喊的吕克俭和陈家老二，队里今天就三个人上工，克俭和陈家老二在耕田。听听没有回音，阿毛又喊了一声：“尻，歇盼吃点心！”

歇盼也是当地话，休息一会儿的意思。吃点心就是吃午饭。阿毛估计不是这里的人民比较雅致，把吃饭说成吃点心，是这里原来就比较穷，一天只吃两顿饭，中饭是随便吃点什么残汤剩水骗骗肚子的，已经是习俗了。

还是没有回应，阿毛骂道，尻，戳聋了，不知到哪里挨懒去了。阿毛往回走，军用雨衣很重，不漏水也不透气，所以里面也是闷得湿漉漉的了。

阿毛走到牛棚门口，看见克俭和陈家老二的蓑衣挂在牛棚门框上，两个人在里面包豆粿包。克俭在用铡刀铡豆饼，老二用稻草把切碎的豆饼包起来，包得像小孩臂干一般长短粗细。今年刚榨的豆饼，喷香，豆粿包是给牛农忙时吃的营养，也是遵照最高指示忙时吃干，闲时吃稀的意思。从来牛棚里就昏暗，飞舞着许多蚊蚋。

克俭打了招呼：“阿毛，吃点心了吧？”阿毛说，你们两个人倒早回来了。陈家老二连忙说：“哪里，老子家也是刚回。下雨天，也做不出生活。屙蓑衣进水，浑身倒湿透了，要发寒热了。”阿毛说：“发你姆妈。”老二说，知识青年也会骂人了。阿毛说：“屙知识青年，下放鬼子。”克俭和陈家老二都笑了。

这里的人民喜欢把一切外来人都称为鬼子，日本人是日本

鬼子、上海人是上海鬼子、安徽人是安徽鬼子、周溪人是周溪鬼子、岱埠人是岱埠鬼子、白茅林农场的劳改犯是劳改鬼子、知识青年当然就是下放鬼子。

牛棚紧靠在稻场东边，牛棚前面是队里的猪圈，队里养了一大一小两只母猪，五六只黑毛肉猪。大的母猪已经生了几窝小猪了，小的母猪还没有开窝。

还有一只猪郎，猪郎就是种猪。猪郎肤色粉红，长相很性感彪悍，色迷迷的小眼睛眉目含情，长长的眼睫毛，眼眇眇蒙而且红红的，而且终日流着哈喇子。一有应招任务，猪郎跑得飞快，工作非常卖力。男女有别，猪郎住的是单间，系在柱子上。下雨天，猛男情欲高涨，很不耐烦地吭哧吭哧等着招呼。

猪圈的前面是一排三间瓦房，仓库。仓库里堆满打下来的稻子，是还没有来得及送的公粮。还有几桶没分掉的菜油、几袋黄豆、几袋花生、一撮桶麦种；一堆散装化肥，肥料是过磷酸钙，磷肥是水泥一样的灰色粉末，不知道有用没有用。

仓库西边还有一间小小茅屋，茅屋房门朝西，茅屋里住着队里的五保户王老伢。

小茅屋前半间是厨房，除了一眼锅灶，还放了一张矮桌子，几把矮的竹椅、板凳。后半间就是王老伢的寝室，用土墼搁了一张小竹床，床上挂着帐子。竹窝里的床上总是一定要挂帐子的，哪怕那帐子黑得不像样子，还是帐子。

王老伢正在吃点心，桌子上放了几个碗盏，一碗清炒扁豆丝、半碗黄豆豆腐，一碗韭菜煎鸡蛋、一碗芥菜，芥菜油汪汪的，还拌了很多辣椒酱。还有半瓶散装白酒。王老伢已经喝得有了几分酒意，脸红了，额头上有汗，青筋胀胀的。

王老伢客气打招呼说：“阿毛吃没啦？”阿毛说，没呢，喝酒啊。王老伢擦了擦汗：“来弄一口。”阿毛说不想喝。

王老伢单身，佃户出身，长得骨骼粗壮没赘肉。王老伢是个老牌挂扁汉，年轻时很是摸了几个亲家母。除了这个业余爱好，另一个就是赌钱，做长工的钱都是推牌九输掉的。

据王老伢回忆，上海四马路堂子也去过。作为证据，王老伢会说一句上海话：既不铜钿白相大世界。

栗树窝有一个老妈头子三天两头来照顾王老伢——老妈头子就是老大妈的意思——帮着洗洗刷刷，帮着烧茶煮饭。有时候拿些蔬菜鸡蛋来，有时候也在一起吃饭。这个老妈头子梳洗得很干净，她的两个儿子也生得人高马大，和王老伢极其相似。

但是在竹窝里，没有人说三道四，都这个年龄了，说什么说呢。竹窝里的人从来是很讲道理的，栗树窝的人也是从来很讲道理的。再说，这种事情也是很平常的，有时甚至是很美好的，关别人屁事。

阿毛沿着稻场边拣着地方落脚。下雨天，稻场是不能踩的，一踩一个脚印，天晴了又要重新压平做好。稻场上堆了几大垛还未脱粒的稻子，脱粒机也用稻草盖着，冷冷清清。

稻场的北面是大塘，大塘边上是队里的浴锅。大塘北岸就是竹窝里村子了。大塘中间一条埂把大塘隔断，土埂下埋着几个水泥管过水。竹窝里的四面全是大大小小的塘，只有东西两条土埂进出，以前防土匪，所以村子建在水中央。也许是先建了村子，然后在村子周围挖了许多塘。这些塘或大或小，有时蓄水，有时放水，是天然的防泄洪系统。家家户户屋后还栽了许多竹子，杠竹或水竹，后来竹子长发达了，村子就渐渐隐蔽在竹林间，在外面是根本看不清村子的。

从土埂上穿过大塘，就算是进入竹窝里村了。竹窝里东面原来有一个小土地庙，就在村口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砸烂“封资修”，革命的贫下中农把土地庙砸掉了，只留下了一堆瓦砾遗址。

土地庙没有了，土地菩萨的户口还在，估计就此滞留在竹林里，无家可归。竹窝里的大人小孩有什么不舒服，发寒热，特别是小孩子的魂儿不小心丢了，只要在土地庙遗址烧几张黄纸钱，喊一喊，回来啊，回来啊。小孩的魂儿就回来了，第二天就痊愈，活蹦乱跳了。

下雨，竹窝里藏满了无数麻雀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吵得不可开交，谁也不听谁的。阿毛在大塘边拔了一把草，在水跳上洗干净挖锹，把胶鞋也擦洗干净。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在冒烟，看不见人影，是吃点心的时候了。

知识青年的房子是东边进村第一家，朝南三间土墼瓦房，门关着。几只鸡畏缩在门口踱来踱去，胁肩拱背地向左走、向右走，下雨天好不无聊。

刚刚下放的时候，知识青年被安排住在队里的仓库里。仓库里，此地甚好，有黄豆、花生、山芋、荸荠、菜油，稻场上有草垛。知识青年一致认为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，房子盖不盖随便，就这么将就住着吧，不要麻烦广大贫下中农了。

队里的仓库保管员是陈家老三陈德清，陈家老三每天歇夜以前，都要在黄豆堆、花生堆上仔细盖印。菜油不好盖印，否则也是要盖几个的。印是一个七八寸见方的木盒，木盒底部镂空了“竹窝里”三个字，里面装上熟石灰粉。陈家老三盖好印，就把大印带回家了。第二天打开仓库门，首先就要看一看这印迹是否完好如初。

陈家老三是个很小心把细的人，所以陈家老三是个中农。自从下放鬼子来了以后，情况就变得比较可疑，陈家老三觉得每次印迹都会变得模糊。

竹窝里生产队的队长坤生无所谓。队长坤生是个乐观主义的人，他自己家的三间草房都快倒了，他不管的。竹窝里的

贫下中农也无所谓，他们认为城里学生下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谁家没有子女啊，作孽的，娘老子心痛的。

陈家老三力主要帮知识青年盖房子，后来就把知识青年的房子盖在全村贫下中农的眼皮底下，群众眼睛雪亮，什么动静也跑不过去。

所以竹窝里的知识青年确认陈家老三是个人不讲道理的人，不可能是革命的动力，往往应该是革命的对象，完全是糟得很。如果他们也写一本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，肯定是要这么说的。

知识青年的房子盖了五年了，当时在房子前后栽下去的杨树、楝树、泡桐、刺槐有手臂这么粗了，夏天绿荫森森。

阿毛在门口的阶沿上刮掉鞋底的烂泥，推开门，一股刺鼻的尿味扑面而来，鸡笼旁边的尿桶满得尽边尽沿了。

屋里没有什么声息，几个同学还在梦中。阿毛把军用雨衣挂在门口的木楔上，挖锹靠在墙边，几只鸡随后跟进来，阿毛抓了两把稻子撒在地上。鸡笼上面有两个鸡蛋，那是今天才生的。几只鸡飞快地剥笃剥笃啄稻子，邻家的鸡们也伸伸缩缩地想混进队伍中来吃一口，稍事争执，给知识青年的鸡赶出去了。

阿毛揭开锅盖一看，早晨烧的山芋稀饭一点没动，估计同学们没有爬起来吃早饭，下雨天还是睡觉舒服。阿毛在米囤里挖了两斤米，去门口月牙潭淘干净。米囤里还剩一点米，估计还能吃两三天，天要是还不好，那口粮就有些拮据。

阿毛动手煮饭，还有几碗剩菜：一碗青菜、一碗咸芥菜、一碗萝卜干、几块咸鱼，全部搁在蒸架上放在锅里。不一会蒸汽腾腾，饭锅开了。饭锅开了，等一会儿再还一把火。

阿毛听见竹片一阵响，只见邵保国急急忙忙提着裤子出来了：“哎呀，吃点心啦？”邵保国撕了一张什么纸出去了。阿毛说，下雨呢。邵保国说，不要紧不要紧。又等了片刻，饭